



4052

· 東北人民抗日鬭爭故事集 ·

黎明前的战斗

•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 •

黎明前的战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黎明前的战斗

顧蓮塘 插图

☆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frac{1}{32}$ •3印张•6插页•51,000字•印数：1—50,000 1959年8月第1次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603

定价(5) 0.30元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许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颂扬他们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歌谣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则是采前记录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主持编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经过认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讲述和记录的同志，委托我们在这里向读者说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们和烈士们的生前战友、同学和亲属，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见，谨此表示衷心谢意。

我们衷心感谢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冯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带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积极撰稿的同志们，致以谢意。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有十篇反映抗联战士生活和軍民关系的故事。

“血肉相連”是描写依兰大洼子屯农民掩护抗联伤员的故事。王大爷为了掩护伤员，設法迷惑敌人，勇敢地牺牲了自己。“巴嘎布和抗联”是描写蒙族猎人巴嘎布，不顧敌人的威吓利誘，不怕流血牺牲，摆渡抗联队伍过河消灭日寇的故事。“黎明前的战斗”“挂标語”和“护送”是反映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抗联，散发抗日救国标語的故事。“烽火”“突围”“捣狼窩”“密营出击”和“鶴崗烟火”等五篇，都是反映抗联战士机智勇敢地歼灭日寇的故事。

統一書號：10090·603

定 价 (5) 0.30 元

目 录

烽火.....	1
鶴崗烟火.....	6
搗狼窩.....	13
密营出击.....	32
突 圍.....	37
挂标語.....	51
护 送.....	56
血肉相連.....	62
黎明前的战斗.....	66
巴嘎布和抗联.....	79

烽 火

李东白 講

顧兴东 記

一九三三年，住在三道沟、和龙城的敌人，怕我們游击队襲击他們，就在和龙城周圍的各村落搞起“联防”。如果哪个村发现游击队，就在村口燒起烽火报警，于是，这村傳那村，一直傳到城里。城里的敌人看見烽火，就出来追击。如果哪个村发现游击队不燒烽火报警，哪个村里的老百姓就要遭殃。我們常到城周圍的“敌区”去做宣傳工作，已經摸到敌人这样的規律。

这一年的冬至月，一天晚上，天气很冷，地都冻出很大的裂縫。我們又到离和龙城只有七里地的复兴平村去做宣傳工作、搞粮食，同时准备用烽火把敌人引出来消灭他們。

这天，我們向复兴平村的老乡們宣傳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后，家家戶戶都爭搶着把粮食給我們送到游击根据地——漁浪村。在漆黑的夜里，人們穿梭似的忙碌着。同志們夹在老乡們中間，来回跑着搬粮食，有的同志也和妇女們一样，頂起粮食来，不大工夫，装滿了車。

我們仨一幫倆一伙地拉着老乡們的手，互相說着感激的話。婦女們一邊用長裙擦着汗，一邊跟我們說笑着，有的竟放下剛才頂糧食的罐子，高興地跳起舞來。

這時，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大爺拉住我們車龍德隊長不放，訴說着他的痛苦遭遇：“我兒子活蹦亂跳的，就象你一樣，隊長！唉！前些日子，日本人下來討伐，說他通游擊隊，活活的給……”他老淚縱橫地再不能說下去了。隊長安慰着他。一会儿，他抬起頭，擦干了眼淚說：“哼！這幫兔崽子，不讓給你糧食，我們就是要給……”

“老大爺，你放心，我們能替你兒子報仇！我們要為所有的父老報仇的。”

當車隊長讓老乡們去燒烽火時，老乡們都鬧哄開了。那位老大爺生氣地說：“有良心的人，誰干這種喪盡天良的事！”

經車隊長一解釋，老乡們都爭着要去點火，但又怕敵人來多了，我們打不了，車隊長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抓住敵人的活動規律了，准能打勝。”他們就邊哄笑着邊趕起了車。

車，繞過黑巍巍的大嶺，奔漁浪村趕去，車輪的响声，消失在山谷里……

車隊長領着我們在離村三里來地的清道溝埋伏起來。去漁浪村的公路在兩山當中穿過去。我們在公路中間橫塊大木頭，準備擋住敵人出擊的汽車。我們趴在公路兩邊過去挖金的廢礦坑里，等待着烽火升起，敵人“出擊”。“這地方，真得

打！”在我旁边的外号叫“老虎”的洪金龙同志这样说。

我不禁暗暗佩服咱们的“启明星”（車队长的外号）队长，考虑得真周到！若是在村子里打，那老乡们就要“受害”。

不一会儿，在疏落的星空中，出现了火光，照亮了村口的几座低矮的小茅草房。約有一袋烟工夫，随着各村火炬的光亮，城里也升起了一团火球，接着听到了一声爆炸声。这是敌人的回答信号。

“好，准备战斗！”車队长下达了命令。

夜，越来越深了，稀稀拉拉的星星眨巴着眼睛，冷风吹打着我们的破棉衣，渾身没有一点暖气。我的小胡子上也挂满了霜。敌人还没有出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大家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想起了送粮的那位老大爷和他那被鬼子杀害了的儿子，就又耐心地趴在矿坑旁等着。

“敌人太狡猾啦，大概不能出来啦！”不知是谁这样说着。

“敌人也不是千里眼，能知道是我们放的火？”我们的“老虎”顶了一句。

大伙正在你一嘴、我一舌地说着，哨兵跑来报告：

“队长！你听，汽车来啦！”可不是，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我们顿时都忘记了寒冷。

不久，汽车从村子里开出来，車灯照得通亮。两輛車上黑呼呼地挤满了人。一出村，机枪就盲目地“嘟嘟”起来。

“可一下把你等来了，正准备收拾你呢！”我想着，推上了

子彈。兩輛汽車都駛進了我們的射擊圈里。

“叭！”車隊長的指揮槍響了，汽車停在我們放在公路上的大木头後邊，車前燈滅了，敵人機槍盲目地掃來掃去。接着，我們三十幾枝槍都準確地開了火，子彈象無數顆流星似的一齊射向敵人。敵人的機槍啞叭了。鬼子還不知是哪來的子彈，就倒在車上，跌下汽車了。他們絕沒想到會遇上這樣突如其來的襲擊。

從車里扔出來一個黑東西，落在我趴的坑沿上。我知道這是手榴彈，伸手撿起來，趕忙甩了回去，在汽車附近爆炸開了。敵人不住地甩出手榴彈，在我們前後爆炸。看來，敵人還擊能力只是手榴彈了。我們跳起來，正準備往下沖，一個黑影從汽車上跳下來，我們一齊向他開火，他撲倒了。車上再沒有動靜，可能都打死了。突然，那傢伙，爬起來就跑，我們的子彈也立刻追了上去。

“追！要抓活的！”車隊長喊着。當我們沖下去時，這個狡猾的鬼子已經跑沒影了。

“讓他回去報喪去吧！”

這時，天已放亮，對面可以看清臉了。只見車上車下，橫躺豎臥的滿是鬼子，大概有三十來個。汽車的車廂板子被我們打得象個“漁網”，滿布着窟窿眼。

“老虎”又開了腔：“鬼子出來撈魚沒撈着，這次網回去兩車死魚。”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天亮了，回去报丧的鬼子领着援兵上来了。“启明星”队长领着我們早已翻过山岭，安全地回到了漁浪村。那位給我們送粮的老大爷和老乡們一起在村口迎接我們，他那寬大的对襟白衣服在太阳下閃亮着。

鶴崗烟火

張國城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湯原中心县委老高，带着县委关于打击敌人凶焰、提高群众抗日信心的指示，通过社会关系，进入了鬼子控制下的鶴崗矿山。

那时的鶴崗，虽然規模远不如現在，但它仍算是东北有名的煤矿。鬼子也很把它放在心上。在方圆三、四里的矿区內，駐着警备队、矿警队、商团等一千多人。

老高到矿区以后，头一桩事情是建立抗日救国会。

那是个刮着北风的傍晚，老高和机工刘大叔并排走着。南山坡的打钻工人还在敌人監視下打钻呢。刘大叔望着打钻工人感慨地說：

“人真行，隔那么厚的山就知道里面有煤。”

“可惜呀，讓人家霸占去啦！”老高叹口气，說了一句。

老高說完那句話，刘大叔頓時变得很激动，眼睛盯着山坡上走来走去的哨兵，憤怒地說：

“中国的，應該还給中国！”

說完了，刘大叔的臉色又漸漸變得陰沉了，過了一會，发愁地說：

“我們粗手指頭有什麼辦法呢？”

老高了解刘大叔。刘大叔是个正直的人，有爱国热情，只是生活逼得他整天唉声叹气。他想，應該鼓起刘大叔的斗争勇气，于是就說：

“怎么没办法，幫助自己队伍做点工作，队伍来时一起打日本！”

刘大叔扭头望着他，眼睛射出了光輝，滿臉笑意，說：

“你是……”接着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我算一个！”

老高告訴了刘大叔一些队上的情况。刘大叔着急地問他：

“队伍上都需要什么，你講講，我去和工人們說一声准成！”

半个月后，刘大叔偷偷地送給老高五枝手枪。老高惊奇地問刘大叔：

“哪弄的材料？”

“手艺人嘛，机械房里找，一湊合就成了！”

后来老高一了解，实际上并不象刘大叔說的那么容易。五枝手枪上凝着几十个工人的心血，是他們在敌人監視下冒着最大危險造出来的。为了一個小鋼管、一個小彈簧，他們要串通許多个車間工人和倉庫工人，有的零件是从給敌人做的

机器上偷偷拆下来改制的。

在刘大叔帮助下，仅一个月，各車間、工棚都秘密地成立起抗日救国会的小組。

中共滿洲省委曾发过指示，要地方党組織和抗联部队注意做伪軍工作。鶴崗矿警大队的伪軍，大多是原东北軍改編的，老高認為應該設法爭取他們。

一天，老高到小戏院子里去看戏。里边人不太多，稍前的长凳上有几个兵講得挺熱鬧，他湊了过去。

坐在中間的一个兵說：

“今天在崗上，有个鬼子由前边走过，我枪一劲彈，他瞪起眼睛罵我‘叭嘎’。”

另一个兵也气憤地說：

“哪天把我聾急了，拉出机枪突突他媽一陣子！”

他們原来都是东北軍，在他們的一些头头与日寇勾結叛变以前，他們和鬼子也曾打过两次仗，士兵多少有些反滿抗日情緒。

老高留心地注意着那几个伪軍，他們繼續談論着。

“对小于得溜溜須，大队长的勤务員嘛！”一个兵說。

“別来这一套，有那一天，誰是丫頭誰是小子就看得出来了！”小于火紅着臉說。

老高暗自琢磨着他們的話，覺得是机会，于是激励他們一句：

“你們还够中国兵啊!”

这句话不打紧，方才說要用机枪打鬼子的那个士兵走过来：

“看，”他提提衣袖，“还是原先那套，小日本发的沒穿!”

小子也拍拍胸脯：

“老爷不也是在朝那套!”

老高扫了他們一眼，是啊，他們穿的和日本兵不一样，还是原东北軍的服装。

戏散場时，老高和他們一起走了好远，談的还投合，不过他沒敢往深里談。当时約定下星期請他們看戏，他們都乐意地答应了。

矿区每到夜晚，便有一道探照灯光在工棚左右搖动，这是鬼子窺看工人“不軌”行动用的。晚上同志們碰个头，得想法避着它，不然就会惹出大禍。可是沒有多久，管探照灯的老胡头，变成了抗日救国会會員，大伙儿不再怕它了。

工作进行得很順利，矿上的救国会會員发展到三百多人，就連伪軍里都成立了小組。而且小子他們已經把矿警大队分駐着的两个中队与鶴崗軍械倉庫的情况写了个书面材料。

一天，军委派交通偷偷送来两包炸药，并且說队伍已經开始調动，如果矿上准备成熟，即可动手。老高把敌人分布图交給交通帶了回去。

沒过几天，县委和夏軍长来信，要老高立刻回湯原，并說

第二天攻打鶴崗。

老高立即召集抗日救国会小组长开会，分别将两包炸药交给他们，同时布置了矿工、电工的行动和联络暗号。会后，他又特别嘱咐小于说：

“你的精明就看在明天了！”

小于拍拍挎着的匣枪说：

“放心吧，跑不了他。”

当晚，老高就离开鹤岗，赶回汤原县境的田家屯。他向驻扎在这里的夏云阶军长详细介绍了矿山敌人情况和工人抗日活动。夏军长打开了鹤岗全图，布置了攻击兵力，又命令馮志剛、張傳福帶領两个团分别在蓮江口、湯原通往鶴崗的途中埋伏，以备战斗打响时狙击敌人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同时，派人通知鹤岗附近各乡镇的秘密武装，要他们夜间鸣枪，牵制敌人。

布置完毕，夏军长便率领六、七百人的队伍往鹤岗进发了。当太阳西坠时，部队已经来到离矿六里的一个僻静的山沟里。

夜色终于悄悄洒落了。抗日部队渐渐地向前移动。在离矿山两里地的山道上，部队又分成了两路，一路卡住警备队，一路直捣街心。

矿上的探照灯又照例地向工棚方向亮起来，这没有关系，到八点整它会突然熄灭，那便是内外夹攻的信号。